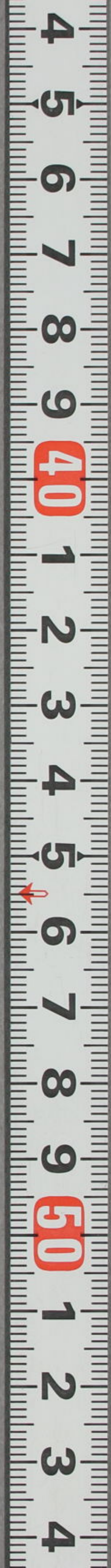


1 4
1555
233

233



第三十集

知不足齋叢書

長塘鮑氏開雕

第三十集

知不足齋林取書

長塘鮑氏開雕

門 14
號 1555
卷 233

知不足齋叢書

第三十集

尊德性齋集 三卷

塵史 三卷

全唐詩逸 三卷

中吳紀聞 六卷

廣釋名 二卷

兩孝子尋親記 一卷

畫梅題記 一卷

目錄 第三十集

一知不足齋叢書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曰道問學學於道矣朱子命之曰尊德性傳以道也夫
朱子之道聞諸濂洛濂洛聞諸洙泗遠矣允夫聞於朱
子問學是道德性是尊文以發之詩以宣之本末具焉
是故重之重其聞道也裔孫地官仲朴獲敝簡於伯考
校諸聞友而授之梓焉於惟重哉學以聞道程之曾孫
念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嘉靖十年辛卯夏五月朔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總督漕運前進士大庾劉節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序

自元和閒蘇氏有戲伊川程氏之語門人怨怒力排蘇
氏由是學者黨分川洛朔識者非之紹興甲寅予自湘
中來歸廬陵有錄事參軍婺源程洵允夫袖長書及所
業一通相過合蘇程爲一家心竊異之已乃知其於朱
熹元晦爲中表自其先世相與講學又酷嗜眉山此文
爲三蘇紀年十卷閒以示予其於蘇氏父子出處詩文
先後前輩議論之所及編纂略盡未幾洵以病卒於官
後四年其宗人法曹萬里出君尊德性齋小集一編今

古律詩百餘篇記序書銘各二跋四說一誌表行狀祭文八敘事劄子五啟五十一大抵議論平正辭氣和粹蓋嘗記其師里人李繪之言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不可見其近而自止必造深遠而後有成此程氏學也又曰文以載道物有是理辭者達是理而已此蘇氏學也君之所傳實本於繪學者果可無淵源乎惜夫久困場屋五十由累舉入官主簿衡陽一轉而止不得發聞於世予故序其書以告來者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實封四千六百戶廬陵周

必大序

克庵先生程公之文簡而深粹而雅優游恬淡而無畢露之華蓋其淵源之出有自來矣周益公朱文公文章道業足以增重九鼎而公皆得以親友之則其他槩可知矣昔東坡論文云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可得耶僕謂公之文亦然世有先後不能親公生前而讀公之文於沒後三歎之餘敬書其編後云宣教郎知徽州婺源縣事莆田方直孺序

子與程君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輩流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游始邂逅於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亶亶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爲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爲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壻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予序讀之終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陶鍊隲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

爲不朽計遊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予嘗爲予言爲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麴蘖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旣熟去其糟粕沈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著作郎軍器少監奉祠雙溪王炎序

敘

資謹按先錄參克庵先生諱洵字允夫與晦庵子朱子爲內外兄弟師事之嘗以道問學名齋晦庵爲易以尊德性而爲之銘先生式敬承之無息齋故有集與凡所著咸逸莫傳宏治中先伯父東軒府君有慨乎此特汲汲焉乃獲是集敝稿一於從兄仲松所楮蠹墨渝代遠僅存府君喜弗勝以屬予小子資曰謹藏之資唯唯越如千年則以質於先友鳧山梅君爲補其脫者八訂其譌者十約而爲卷者三曰盍梓諸

資唯唯則奉以周旋於甌越之間又如千年至是始
克就梓資迺載拜稽首而言曰是維吾先世箕裘之
舊也是維大儒晦庵子朱子之門高足弟子也其所
爲文豈資所敢知哉蓋嘗攷之維我先錄參先生初
見晦庵以詩文求教而晦庵所以語之者聖賢大學
之道居敬窮理之要反躬踐履之實至是復以尊德
性之懿告之其言曰維皇上帝降衷於民何以予之
曰義與仁又曰執玉捧盃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
或怠夫孔門教不躐等眞積力久一貫斯傳性與天

道非晚年不與聞晦庵之教法孔氏曾是而驟語
耶然則先生之所謂文豈資所敢知哉雖然竊有感
焉昔者我夫子刪述之大論著之詳門弟子宜無弗
記矣而中庸一篇猶有竒乎其孫而後傳昌黎韓愈
氏之文陳言務去八代爲起宜亟傳矣何自唐迄宋
中隔五季乃與歐文忠公遙遙相遇於異世之下先
生生有宋盛時下距故元以迨於今三百餘年而使
晦者以顯逸者以傳東軒鳧山二君子之功顧可泯
歟其所未傳庸非我後人之責歟傳曰莫爲之前雖

美曷彰莫爲之後雖盛曷傳資於是乎有深感矣東
軒府君諱孟河字德潤博雅能文克世其家蓋嘗螟
祝乎資而今自有後矣鳧山諱鶚字幼和宣城人與
資同舉正德丁丑舒芬榜進士

嘉靖庚寅長至前五日裔從孫資百拜敬書於金陵
之鳳凰臺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一

榮木和陶靖節韻

我卜我居游息在茲有榮者木日封殖之本根旣固發
生以時我時傾瞻中心慨而維人之生孰本孰根惟皇
降衷天理具存是曰成性道義之門欽斯承斯大化以
敦嗟彼世人自安淺陋德不圖新惡或念舊有干惟祿
有覬惟富孰能毅然不爲利疚我懷師訓罔敢失墜匪
道曷從匪義曷畏聖門雖遠率焉以冀庶幾疲駑久亦
告至

資按家藏錄本榮木篇下別有二詩并題俱盡敵
不可辨認不得已節而去之後凡殘缺處皆然

張允迪出示方清老詩用韻簡之

十里五里聊幽尋遠山近山相對陰煙雲變態晚逾好
竹樹蔥蒼秋未深故人見我喜欲舞倚杖共看鴉投林
呼兒秉燭語清夜炯炯君應識此心

度黃瓜嶺

十年來往黃瓜路冒日衝風凌雨霧今朝短策又披雲
一笑成詩復悽楚我行對鏡并浮觴欲攀星斗摩蒼穹
黃瓜雖小亦其亞領略鱗鱗千萬峰

次方唐卿對月見寄

芒屨卻走荒山道始覺在家貧亦好歸來對月思故人
寂寞柴門迹如掃故人遺我新詩章反覆幽懷欲傾倒
恍如明月墜我室炯炯清光滿懷抱祇今秋稼已如雲
飽意可緩憂心壽潑醅酒熟君不來遠思緜緜滿秋草

張衡山南山瑞芝

君不見商山昔有龐眉叟道德高風聳山斗茹芝歲久
得長年身與此山俱不朽張公道與此老同失身偶墜
世網中卻從神武挂簪紱林泉歲晚殊從容壽宮誰遣

芝生柱三秀煌煌照庭宇平生心地只天知天遣芝爲
靈府助商山之老長茹芝公雖不茹亦不疑商山南山
兩不朽公壽定應山與齊

伯羽許見過雨不果

結廬在溪上觸目皆可娛嗟予亦何爲悠悠事征途鄉
閭駕言歸計日抵舊廬春風百花老遶屋桑柘疎念無
肯來人門庭日荒蕪之子獨有期猶以雨意拘人生感
離合惡懷固難舒寄言我懷人念我當焉如

度鳳凰嶺次董叔重韻

連山翳寒雲孤松秀巍嶺松吟石漱水山露髻撐頂我
行亦何事歲晏苦淒冷頻有同心人哦詩味雋永

了頭巖用前韻

側看初成峯橫看復成嶺何年古仙人飛步緩梅云緩當作凌
絕頂至今兩髻了縹緲煙霞冷安步梅云步躡荒遐長
嘯清夜永

用前韻入閩

風雪武夷溪乍阿還復嶺依依鴉共林片片雲摩頂山
中有高士紙帳梅花冷相期從此翁晤語冬夜永

用前韻懷兄晦翁

人皆樂夷塗而憚陟崖嶺不折彭澤腰卽摩墨氏頂誰
能如此翁獨臥滄波冷寂寞詩書林優游歲年永

同正思叔重發潭溪度梅嶺用前韻

山行已淒迷而況步脩嶺飛仙不可見誰復撫我頂懷
八雲嶠長倦憩石磴冷樵斧忽丁丁彌覺清晝永

汪節夫解官東歸賦此贈行

積潦卷洪落秋容媚郊坰登高望長陌念君將有行君
生盛德後家世多簪纓尚書望最重當代推名卿幾年

君家江西我江東相望雖遠聲氣同一行作吏湖湘上

數面成親談笑中君思松竹行色動我困簿領蜚塵蒙

他時登高倘有賦莫望梅云望當作忘江頭回鴈峰

送陳求仁還永嘉兼寄劉孝移

往年予口梅云口疑作館祁山丞坐上屢聞君姓名那知流落

天一角一笑共挹湘江清地縣賦急員羞具黃龔遐軌

空馳溯催科撫字兩勤勞古道羨君今獨步耒陽之水

化理濡耒陽之人何于于疎梧細柳白日淨唯有聲氣

與君俱君今快展摩天翮會看赤手扶義御煙波渺渺

正愁予萬里瀟湘未歸去河陽當日桃花紅主人好客
樽不空相逢倘問衡陽簿爲說年來憔悴容

次韻趙祖德送李衡陽有感

秋日曬古城秋風來水鄉臨流送歸客離思飛雲揚銀
液深蘸甲金釵儼分行祖行禮雖微善頌意則良破涕
忽成笑欲語旋復忘若人工涉世止涕非揚湯俛首是
非海如居清淨坊一朝脫屣去翩如鴈隨陽三折僅存
臂九回無復腸所欣返全璧詎復憂焚岡我本山林人
才非錐處囊偶然踏朝市包以冠與裳誰吹鄒子律自

分冰氏涼餘習但文字殘星_{三五}微芒來時岸柳綠倏見

秋葉黃何當首歸途解此名利韉湖山足佳處與君共

徜徉

趙詩云終當計勇
決湖山足徜徉

謁杜子美祠

少年誦公詩諷詠忘日夕晚爲湖外遊適有耒陽役仙
人梅子眞邀我連轡策蒼山環古城幽路轉石壁叢祠
隱木末古冢纍道側衣冠尚唐制金石存古刻緬懷天
寶年綱紀絲棼劇肅代雖中興安史互攘賊風雲暗宇
宙蚩豕莽區域生靈困魚爛廊廟鄙肉食崎嶇兵戎閒

公亦屢顛踣時危孰與持忠憤氣彌激炯炯心懷丹蕭
蕭髮垂白與來謾吟哦賦罷還歎息區區杞人憂此意
誰復測至今杜陵編義與風雅敵人亡遺像在廟古爐
香寂庭花日日紅堦草年年碧公身不可見公心猶可
識惟餘耒陽流與君共無極

潘提刑生日四首用以介眉壽爲韻

泉以沙故渾草以風故靡誰能表獨出屹若柱立砥先
生抱懿德取喻當奚以孤高衡嶽松清潤湘江水
華堂敞干楹居者嫌陋隘安知園扉中蟻蝨生柶械先

生慮囚時矜測逮鮮介此心卽天心不爲門閭大
天心本廣大有外寧合之咄哉吝驕者妄自分町畦先
生克己學不起一念私斯道愈光新渠用夸揚眉
賢者必得貴仁者必得壽天人何閒然如契鑰相受先
生邁種德無覬報自厚應笑昌黎翁區區說南斗

遊獅子巖

南州風氣殊二月若中夏我從未江來無地稅征駕縈
紆躡薜徑問訊得精舍石崖屹傍起峭壁儼難跨嵌巖
忽中間宛宛如覆瓦日光何處來返照幽以雅獅猊騁

其勇踞坐頤頰哆欲爲河東吼解使百獸啞應是山靈
護豈容俗人假茲遊眞勝絕欲去重嗟咤老僧勸少畱
秉燭語清夜那知巖伏情眺玩不可舍他年倘復來陳
迹猶可藉巖前有隙地分我茅一把

游浯溪用張宛邱韻

六合塵昏誰汛掃秦王功業成橫草後裔居安不慮危
欲向溫柔鄉裏老漁陽金鼓動地來羯胡本非劉石才
若爲二十四郡守如振稿葉彈浮埃皇天悔禍見星紀
太白八月胡當死英英李郭爲時生濟世何須識丁字

祇災已去瑞慶來何人大筆書丹崖南 猶自頌聲作
中天想見氛祲開遺文三復堪悲慨興廢渾如目前在
咄哉誤 向將軍猶歎兩京作斤賣

遊 女五峯閣凜然亭

穹林擁精廬奇石林端起玲瓏蛟兔穴編綴東方齒峩
峩倚高寒落落負壯偉何人昔好事誅薶發天悶傑閣
冠其顛幽亭踞其趾五峯天際來縱與供燕几吾聞零
陵郡地蘊清淑氣法當產瑰奇鍾秀乃在此何當蠟吾
屐盡攬入胸次融成九華詩寫作菱溪記卻笑奇章公

班班刻名字

過愚溪登愚亭拜柳子厚像

我從耒陽來已拜杜陵墓今行湘水湄復識愚溪路茲
遊豈無益登覽屢弔古明日理扁舟又向浯溪去

薛使君生日

春來一雨不終日處處野田龜北坵使君閱雨雨應期
插水新秧綠如織人言秧好歲定豐民感使君慈父同
生朝共上千歲壽酒酌流霞花裊紅使君為德豈但此
念念愛民如愛子陰功無數只天知報以長年固其理

青衫短簿人莫知索米不充方朔饑香山松鶴舉無有

但采民言成頌詩

東坡嘗以沈香山子為黃門壽
劉景文嘗以松鶴圖為東坡壽

次韻劉子厚人日立春

流光馳兔烏弱質感蒲柳新年有樂事菜羹有甘酒歲時

記人日煮
七葉菜羹楚俗本自佳顏巷敢嫌陋陶然為一醉闊步

無何有畫屏貼綵人赤牛負土偶誰能效兒童剪飾較

妍醜城南有佳士避世不回首詩成試問之如此近道

否鈍根君勿嗤著語不敢苟

劉寺簿所居五詠

墨莊

先生耕道時萬卷皆其具歲晚德已豐萬卷猶如故

冽軒

理髮完新鬢披沙挹舊清一瓢遺味在雋永若爲名

靜春堂

氛埃痛掃溉鄰里謝將迎默坐無餘念欣欣物自榮

玩易齋

萬變本六畫六畫來何從此理須玩索明窗露未濃

君子亭

食藕痊沈疴製荷被吾體未如對芳華幽貞似君子

次韻劉寺簿暇日出郊按視貢院安養院漏澤園

南教場飯於花藥寺用韋蘇州韻賦詩

使君抱孤韻勝日成獨遊聊循七里郭一賞千林秋射圃
旣徘徊澤宮重咨疇孰生病我療孰死骨我收遐觀興未窮
小憩山更幽昔人事登覽不憚道里悠而我縛微官抗塵苦淹留
何當奉杖屨崇論排田騶

余季行肯堂

天地有常運成功須四時斂藏苟不至生養猶浪施而

况結夏屋豈伊一人爲向非來者賢俯仰成棄基余氏
本望族舊業祖所貽流光被累葉衍也復嗣之華堂小
荒蕪新築俄翬飛老木傲風煙脩篁拂雲霓連峯累奇
石一鏡開清池窗閒編簡橫門外塵鞅希封胡幾男子
晨夕相追隨步趨朱與張談笑書與詩寧復綺紈習所
期君子歸青桐韓家樹丹桂竇氏枝它年定儷美吾言
豈君欺

次韻張順之見寄

詩翁老去百年灰梅云年灰當作年木
禪語也山谷好用之皮膚剝落眞實

在誅茅築室傍幽林泉石煙雲動光彩
酸寒不作郊島態尚友淵明向千載
但欣妙語筆端生不管流年暗中改
鄰家有景借脩竹公有借竹軒
野徑無風馥芳茝人嫌柴門雀可羅
自倚奚囊富成海我聞公名嗟已久
嚮風每恨平生昧袖詩過我豈宜蒙
公才較不幾十倍要從柳州鬪雅健
未許公羊誇辨裁別來又見秋風高
抵掌論文幾時再尊中綠酒已堪酌
籬下黃花行可戴幸無俗物惱幽人
祇可劇談佳客對方侯况是社中酒
梅云酒疑作人上酒下蔬中言陪賓之佳又云疑作侶
辨舌瀾翻似秦代公來當爲折簡

呼園有佳蔬更同采雅集何須畫作圖風流自可追前

輩近世有佳集圖來詩云憑誰爲寫無聲詩清標不減淵明輩

贈寫真方處士

世久無絕藝斯人妙丹青時將好東絹貌彼神與形悠然會轉轉毛骨生或濯若春柳或清如壺冰或聳千丈壑或森武庫兵妍媸有真鑒抑揚無遁情楚相欲談笑中郎存典刑斯人胸次奇不以藝自名逍遙萬物閒非俗仍非僧遊戲於筆端遂爾造其精殊非學可致要是天與能待詔集金馬功臣圖景靈渠當自致此胡

爲老沈冥

畱別處州陳舜卿教授以筆贈之

中歲探至道頗欲齊得喪偶然遇逆境又爾起諸妄賢哉陳夫子胥次甚夷曠警我以微言恐我猶事障嗟我與夫子少長異州黨傾蓋逆旅中談笑便抵掌誰言江浙遠嗜好無異尚我雖謬涉世途窮理歸鞅而君方朝天高論獻忠讜贈君秋兔毫聊以代盃盎勿云管城子未有食肉相當知中書君日侍九天上

董銖求詩賦古風二章示之

森森山上松濯濯堂前柳顏色雖不殊霜餘別妍醜君
看射利子榮悴俯仰中寧知堂前柳不如山上松
學海失淵源詞林少根柢蘇程百世師遺書滿天地遺
書亦言爾道豈言能傳言外有妙處萬理常森然

張衡州南山壽芝

煌煌慶色金壺重婉婉高枝兒臂拱團團更著綫暈紅
鬱鬱時看祥靄動仁君少日抱奇才可與斯世作一棟
黃堂坐嘯晚方貴急流引退心殊勇平生陰德只天知
壽骨巉然天所縱靈華更向壽宮出和氣疑與商山共

太多事采掇辛勤走巖隴何如邱壑著胸中

如幻夢朝餐不閉草木夜氣自有真鉛汞

殊祥坐使神物效甲不煩天女供閑中禪悅更尋源

開裏塵緣徐脫鞵從渠童子尚饒舌強出松陰談谷董

梅云
語也此 丹董禪
禪語 要知無本是性宗看我當機呈大

用

鉛山望鷺湖峯次叔重韻

好山如高人堂堂萬夫傑嶽立培塿中千古磨不滅茲
山雖未高濃淡似粧抹樹老樛枝重石皴靈液冽登臨

恨未能想像心已豁寄言山中客慎勿厭幽絕尋自名
利途黃塵漲日月

野人家追和韋齋韻

澆愁正賴一蕉葉萬慮洗空從兀兀投牀便作礪硯眠
不記來時石頭滑茅家亦復有何好門外澄江綠如鴨
箇中風味吾自知賦詩歸向兒曹說

游石鼓次柯德初韻

簿書塵泥人高士莫肯顧我窮敢言高齟口隨所遇一
遭猿鶴嗔詎能蟲魚注讀禮尺不盈披易體忘互案惟

朱墨塵吏執符移付催

勉強亦備數有時迅

檄來又辦走長路

恰駕不容駐茲遊豈無

意發興亦已屢心知江山奇遠目當與寓裏病軀

汲汲忘旦暮今日復何日從君舉幽柳深尚藏烏水

淺可立鷺離離網舉魚隱隱舟橫渡登臨得勝地一覽

萬景聚况遠城市喧無復塵埃汚六籍爛星羅百氏紛

雲布窗虛明照人几淨養生傍仰止夫子堂敬誦昌黎

句文章何足言道義有真趣由來重儒學所貴通世務

恨我拙且迂浪春先生屢明朝九衢塵回首迹已故重

來定何時詩就髮如素

次韻劉寺簿與客酌鄰泉

庭無聚訟喧門有佳客至登高一以眺天末鴈橫字公
心本無著佳處偶會意會旋已忘陶然不妨醉

幽閨

幽閨有美人終宵抱長歎念彼遠征客風露如許寒耿
耿不於寐悵然理哀彈離鸞韻纖指曲終淚闌杆

秋風

幾日草木殊未知寒蟲獨何者若與秋有期露

竹動寒彩雲松弄幽姿夢尋溪頭路意行當何時

次韻胡國器游歷岨

枯筇拄倒星斗傍意行屈曲忘陵岡忽逢蕭寺倚巖腹
門前水影涵山光憑虛飄欲上霄漢覽遠浩如浮大滄
嗟子失身墜世網恨不與子同翱翔白蓮共結清淨社
紅裙絕意溫柔鄉何當脫屣聲利場從渠萬態爭炎涼

次韻荅唐卿歎梅

元冥元冥如有辭大鈞播物初無私春蘭秋菊亦有爾
梅獨強分南北枝南枝北枝自有時人言冷煖浪自欺

天公與人不相似時來看取葭灰吹

黃彥周求秀亭詩云其地山水合六秀法故以名

亭

少年銳意功名會李廣數奇終鷓退晚從林下得幽棲
綠淨翠微動賞對危亭蕭灑八九椽千巖萬壑相迴環
人言山秀水亦秀偶然得此寧非天身世區區如逆旅
人生要有歸全處天星地卦且置之陰德從來不知數
會當置酒傍清樾一語壽君君笑發且住人閒五百年
街孟樂聖山水間

張公成生日

沒膝春泥未易過華堂咫尺隔關河精神聞說年來健
歲月從渠老去多開裏漸應排世事靜中正好養天和
祝君壽骨如張果莫惜頻傾金叵羅

梅花

落水蕭蕭歲已深天教梅藥獨爭新一枝嶺上方傳恨
千樹江頭忽暗春會與霜筠矜節槩不同風柳鬪腰身
羅浮當日醉眠起斗轉參橫誰與鄰

贈劉道人兼送何蕃秀才東歸

道人別我三年久，邱壑胷中趣益真。更與風流能賦客，
來尋憔悴負痾人。明窗辨藥分寒燥，清夜吟詩動鬼神。
促膝方^次又分袂，別愁還與月痕新。

兆察道中

偶作郊原十里行，蕭蕭八袂晚風清。夕陽疎樹無佳處，
只有殘鴉自在鳴。

送張子有彥實舍人之姪

宴居仙伯已騎鯨，猶子東來尚典刑。才氣逼人春盎盎，
交情閱世柏青青。昨朝方對聖賢酒，今日又尋長短亭。

耶路不妨攜古錦，萱叢莒葉正芳馨。

寄朱德芳

武林倉卒指歸程，千里脩途偶竝行。雲散風流當日事，
山長水遠此時情。棲遲顧我猶藏拙，邂逅煩君尚寄聲。
尺素聊憑西去鴈，夢魂今夜遶江城。

久雨初霽示友

積雨初收四望新，頽雲淡日弄晴陰。故園百里夢不到，
杜宇一聲春又深。宿蝶亂紅渾滿地，藏鴉新綠已成林。
客中情味君休問，莊鳥無聊但越吟。

楊日新闢書室以月壺勝之求詩

清透虛簷冷侵空下弦祝罷日從容是中自有一天地
何必更登天柱峯

此郎表裏久融明曾次悠然冰玉清虛室如今已生白
不隨晦望有虧盈

張巨川為父慶八十二邀予與坐作詩壽之

龜形鶴骨舊精神見了春容幾度新卻笑當年梁祕監
更將多少較前人

官為秦世柱下史生憶堯時丙子年家世從前多壽骨

侯封不必羨神仙

示伯羽

交遊半作搏沙散不見周郎亦四春邂逅相逢無一事
依然都似舊時貧

偃蹇我如蛙伏井飄零君似鵲尋枝回頭十二年前事
一笑那能似彼時

次唐卿九日

無錢薄酒自難賒笑解塵衣到酒家只欠道人般七七
鶴林重發杜鵑花

祈山九日

客思到秋如亂麻每逢佳節倍思家
黃花只作去年好綠鬢自嫌今歲華
千里有情猶共月一樽無事且傾霞
閑來甘露堂前坐老柳條條噪暮鴉

陪晦庵尊兀山行小憩龍居院

平生發興在林邱況復追隨長者遊
路入亂山青未了秧分野水綠初稠
劇談已有親朋樂小憩仍逢寺宇幽
滿座春風與和氣對公無地可言愁

用韻送蔡季通還建安

騎氣居然兩月留勝遊不減舞雩遊
道同頓覺語易契意合不知情自稠
口口梅云口口口疑還驚千里遠著鞭
又踏萬山幽恨無力挽天河水為我臨歧洗別愁

次韻喜雨

敲窗打葉不勝繁洗盡黃塵萬里昏
便有清風生遠樹祇牽孤夢遶歸村
新秔想見黃堆野老柳猶能綠映門
自笑年來詩事廢得君強韻縮肩跟
韓詩縮身潛喘拳肩跟

雨中書事

門無去馬與來車終日塵編自展舒
笑撫蒲團時有會

古人於我未全疎

經邱久已罷巾車寄傲南窗意自舒一炷妙香清萬慮
芭蕉葉上雨疎疎

予甲戌歲與惠州麥少韓始相會於都下後十九
年復會焉今又六年而少韓見予益勤將東歸

為詩四章以別

梅云麥少韓
麥鐵杖之後

邂逅京華憶昔時匆匆長恨遽睽離重來只有聲音在
兩鬢蕭蕭各欲絲

與君南北昧平生傾蓋論心若弟兄長笑區區市朝客

白頭重欲定交情

鼻祖功名冠有隋耳孫筆力近京西鵝城勿作潛深計
鴈塔行看高處題

人去空山鎖碧雲紙窗竹屋尚明深蒼珉遺刻煩多寄
慰我平生敬慕心

次韻張順之春日雜詩

解事東皇自有期今年春較去年遲未教紅著桃開臉
先放青還柳作眉

春來何物不熙熙川泳雲飛各自奇趁隊魚兒如得意

窺人燕子似相欺

閑齋人靜日方中想見先生睡思濃只麼賞情梅云情當作晴

蓋用春睡賞春晴之語殊有味趁衙雜沓任黃蜂

爛爛朝曦暖意回遲遲午景氣佳哉柳陰纔逐斜陽去
花影還隨皓月來

沈水燒殘日未西舊書讀罷卷重披
傍人欲識閑中趣看取先生宴坐時

寄張順之

踏遍危途興已闌倦飛幽鳥故知還
手開高士蓬蒿徑

坐對先生首藉盤口口

梅云口口當是未根字

挪掄遭點

梅云點當作點

鬼卻羞嬰鑠據征鞍侯封到底輸千首圓美當口

梅云口當

作似彈丸

次韻順之見寄

梅子垂垂雨復晴田歌初報罷春耕
敲門忽有詩筒至入手懸知句法精
應聘申公何日去草元揚子幾時成
知君不樂盆中物事業端期身後名

中秋夜久方見月

此夕清光本自多不勞玉斧更礮磨
祇應雲物偶如此

未愜詩情可奈何喜見一輪還舊觀遙知千斛費明河
先生賞罷渾無事古井依然湛不波

次韻楊日新出郊尋桂乃有送者

江文通詩蒼蒼山中桂團團霜

露色霜露一何繁桂枝生自直

月窟移來幾換星幽人何處得繁英行尋十里不知遠
歸傍一牕相對清未與口梅云口當作梅兄較標格且邀松友
定交情歲寒正爾團霜露尚有蒼蒼照眼明

次韻日新九日書事

登高不惜躡凌兢樂此佳辰古所名白墮從今無遠寄

黃花依舊弄秋榮霜凋萬木天地肅水落百川波浪平
更喜晚來風力軟戀頭破帽亦多情

崇安道中

田如累級登高堂石如金華臥羣羊上梅下梅山路惡
大將小將溪流長振衣欲度分水嶺回首尚憶楊家莊
皆地名折花恨不逢驛使爲寄一枝還紫陽

過分水嶺

相與振衣千仞岡浩歌莫惜邱徜徉風來聞徼不知遠
山接吳天如許長裘敝且將雲作氈囊羞猶可墨如莊

眼明更向西南望依約家林傷夕陽

道傍人家瓶梅正思命賦詩

茅舍疎籬古道傍一枝的礫為誰芳壺中春色從來別
冷落全勝白玉堂

鉛山道中次叔重韻

煙翠空濛撲遠林氛埃那復犯靈襟歸程不恨風霜惡
自有梅花識此心

瀏口山巖

牛羊久已下行李尚匆匆天挂新蟾白山連野燒紅問

途愁店遠沽酒歎囊空猶喜家山近籃輿曉又東

和正思贈別

同途欣得友欲別惜分襟去路無多遠離觴不厭深遊
鱗尋舊壑倦翼帶歸音有底淒涼甚風霜攪客心

次董叔重贈別

波光草色照人明別意幽懷酒一傾飄泊君方驚旅夢
淹畱我遂識人情穿沙碧幹娟娟淨帶雨幽葩豔豔榮
何日相從溪上路臨流倚策話平生

次韻祖德九日

黃花歲歲與秋期又見登高落帽時雲水光中孤賞翫
簿書叢裏足棲遲大篇且對玉連瑣小酌何須金屈卮
只恐頽簷并敗屋不禁巽二恣狂吹

曉行湘岸竹間有懷家山

琅玕萬箇倚江湘中有人家類辟疆地迴自應塵不到
天開初見日舒光此身汨汨五斗役舊隱遙遙三徑荒
想見韓溪溪上路煙稍雨葉拂雲長

湘岸道中

接行又復到江干近水遙山照眼寒從此瀟湘在曾次

不須更向畫圖看

渡湘江

萬頃澄瀾碧玉寬笑乘一葉自輕安綠蓑從此關心事
待向煙林乞釣竿

白竹橋

向來過此日流金今日重來雪滿林輕弃簞瓢貪斗粟
區區奔走愧初心

寒溪

溪名偶與故鄉同恍覺家山在眼中定自今宵更愁絕

又飛清夢過江東

過沙木橋懷趙公南

沙木橋頭野老家又來施檐酌流霞坐中只欠當時客
欲寄南枝一兩花

道傍見牛舐犢有感

人物本來同一原於何卻作兩般看祇應氣質生時異
差別從茲有萬端

泊高安市上夜雪

柏山高臥有餘清我坐高安似凍蠅卻喜明朝添偉觀

峩峩千里踏層冰

三月九日祁陽舟中聞鶻憶去年此日到衡陽有

感

急槩輕舟下碧瀾歸心切切隴頭鶻人生石火光中住
又向湖南過一年

次韻劉寺簿臨蒸精舍落成

濂溪當日起南方千載斯文有耿光遺俗至今尊孔孟
後生誰肯學蘇張賢關莫歎吳天遠精舍今臨楚水長
試問坐中誰鼓瑟舞雩風味想難忘

再用韻

斯文從昔患多方今日因公晦復光心法祇傳書一卷
文華那用紙千張窗前草色沿堦翠川上波流極目長
此意更須公指示後來口口梅云口口當月無忘

用韻題諸葛武侯祠二首

羣雄逐鹿走迷方四百炎精不復光天啟奇才思蟄奮
人嗔黠虜久鴟張悠悠陳迹青編在寂寂叢祠碧草長
成敗由來難逆視祇應大義不容忘

獨明大義曉多方炯炯精忠貫日光開拓荆榛資蜀漢

驅除鬼蜮走關張司徒豈足知邪正著作寧能識短長
公論到頭須後世至今尸祝未能忘

次韻劉寺簿詣學

衡湘山水競清雄閒氣曾生益代翁後學誰能明絕學
遺風猶可想高風欲求太極精微蘊可乏羣居講究功
飛躍鳶魚元有道使君心與古人同

次韻劉寺簿鹿鳴宴

江頭梅蘂小裝春式宴嘉賓屬守臣京國路雖千里遠
瓊林花又一番新且觀鹿野陳鄉樂休憶羊裘整釣綸

老我豈堪陪盛集為公強振簿書塵

再用韻

聖主如天與物春四方委質願為臣設科取士制雖舊
側席求賢意自新揚子詞高非象刻并春學富獨紛綸
行行好上江都策莫厭京華沒馬塵

寒食次伯潛韻

小雨浪憎春日遲輕寒自與晚花宜節過嶺

人比山陰脩契時雀舌味長初試水猫頭意懶仔多
俗以不成竹為懶筍歸途 石頭滑山色波光總是詩

張王臣以諸公驂字韻見貽即席奉次 魯直詩山谷老人來

斗南棒頭有眼許人參

圓扉草色碧於衫晏子何勞更 又書清幕府

翻嗟賓客滯湖南遲回愧我非高士 四公尚劇談

清夜論詩到山谷棒頭妙旨欲重參

再韻呈諸公

羞將華髮照青衫直擬涼秋整去驂應聘豈能如水北
紬書何事尚周南江澄頗覺客愁破山好那須世事談
猶勝元琳日趨府強持簪笏逐髯參

再用韻呈工臣兼簡同社諸公

亭下江波綠樣衫亭前山勢走驚駢心如胡馬猶思北
夢比飛鳥正遶南銀筆新書時有省金鑿故事不須談
經綸從昔須賢哲洗眼諸公國論參

送劉伯瑞通判還吳興

土牛方著勸農鞭畫鷁俄 疊鼓喧別駕但知催理楫
邦人政自欲攀轅黃堆荒徑重尋菊綠擁高堂更樹陂
只恐清朝方急士未容一室老陳蕃

王駒父袖詩見過次韻贈之

平生志業在經綸老去未充觀國賓口道心口口地鏡
固應文口挂夫紳 梅云夫紳作天紳孟郊語 大兒從昔輕餘子丞相
何時薦此君莫為窮通移晚節歲寒方始見

次韻宋郎中劉寺簿劉監廟燕集王大 山林

飛旆翩翩亂晚霞欣聞勝集俯雲沙新詩宛似風行水
和氣想如春在花大隱勿嫌朝市鬧朱幡方映繡衣華
塵埃短簿今倉氏悵望清遊轉覺賒

季章命賦周益公府雙頭蓮蓋太守所送者

桃根桃葉競妍華清遠誰知別有花天為蒼生娛一老

地從綠水湧雙葩流傳已入騷人句走送曾煩刺史家
卻笑昌黎求玉井路迷青壁重咨嗟

益公得牡丹狀如雙魚者以花嬪目之且賦詩俾

予屬和

粧鏡臺前酒一卮風流從古說楊妃

狀紅粉

卻與花王司御衣比儷莫嫌魚共王

燕爭飛

老生無分陪清賞空想鄒枚他

寄贈歐陽伯威

窗閒花影夜搖春窗外誰呼邢孔賓

名山謝逋客

至今陋巷臥遺民日高謾戛生魚釜門掩應無沒馬塵
遙想撚鬚時得句又書尺紙報平津

贈別

搔頭日日數歸程誰信先生少宦情趣駕不知千里遠
振衣始覺一身輕霜林竹柏元同勁世路風波底用驚
獨我臨分苦悽惻從今懷抱向誰傾

王守仁竹齋

黃塵車馬去如流名利勞人死不休心遠地偏何處是
小齋叢竹嬾深幽

月度寒光影瘦疎風傳清籟韻虛徐幽人宴坐蒲團穩
讀罷儒書讀佛書

楊日新用所賦月壺韻作詩見寄依韻復之

霜凋羣木鴈橫空宴坐茅茨促膝容忽有新詩來眼底

巉梅云巉當作恍蓋用富嘉謨語臨絕岸倚孤峰

觀心要與月同明覓句應須水樣清老去不妨文豹隱
郎君已見角犀盈

喜雨用山谷韻呈薛使君

畏日炎風是處同使君閔閔甚三農新詩仰看奔牛堰

東坡詩仰看古堰橫奔牛之句蓋言吳中旱狀好雨忽迷回鴈峰千里祇今被

膏澤一堂行見會雲龍由來膚寸沾天下衡嶽英靈等

岱宗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一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二

蒙庵銘

蒙庵鄱陽董錫叔子宴居講學之室也新安程洵正翁
推易之意為之銘曰
其稟也潔其動也冽遇險而澁有待乃達以導以決吞
吐日月維心之發亦若是烈一與物接正以枉奪維思
之近維問之切維進其德維居其業日加省察是存養
法無作無輟與聖同轍聖謨孔晷我名是設

汪子長不遠復齋銘

適越北首之燕南轅出門茫然孰越孰燕亟悟其非改
圖易轍疾徐中節乃燕乃越是故先聖垂訓孔明吉凶
悔吝率梅云率當作悉以聲而譌由動生有顯六爻上坤下震動惟
厥初必戒必謹曰善不善繫一念閒由改與否有跡與
顏我其鑒此玩復之初知斯體斯亦顏之徒何以知之
察於已獨又何體之不遠而復

跋西京要書後

乾道五年子辱永嘉劉孝移之招至祁門同舍生有喜
言漢史者子掇其要畀抄之以便覽觀他日歸乃舉似

董叔重兄弟叔重欣然即命筆綴紙窮晝夜為之既成
出以示子子嘗攷文章自三代以來惟漢唐宋為盛而
言古文者必以西京為宗蓋班孟堅之文與賈誼司馬
遷相如揚雄諸公之作互相映發故其壯偉奇麗至此
恨讀之者力多窮於記誦心或陋於見解故得其門者
或寡而況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乎記曰人莫不飲食
也鮮能知味也豈惟學問文詞亦然前輩論班馬之文
以為子長學莊周孟堅學左氏子始讀孟堅之書不見
其所以學左氏者中殊憤悶後乃釋然而笑曰陋哉吾

之見也夫謹毛而失貌豈古之所謂善相者乎叔重果有志於斯文當誠以斯言參之它日有省於此釋然而笑當知吾言之不妄淳熙元年八月三日新安程洵書

跋練溪詩話後

練溪居士張順之少好爲詩老而不衰嘗得句法於金陵吳思道思道蓋東坡先生門下士也東坡之詩并包衆體天寬地大思道得其一體而順之承其後焉則其源流可知矣順之晚倦遊歸休乎練溪之上惜其平日所得於思道及前輩諸名勝者將遂湮沒無聞乃錄詩

話一編以記之而其旨趣大率不出思道機軸之外旣成錄以寄予俾書其後時予方有行役未暇也未幾順之卒書亦爲人取去其兄集之每有書來輒以爲言因復訪得之三復其言慨然太息恨順之不可見而前輩凋零也乃書以寄集之并其本歸之云年月日程洵書

跋胡季隨恕齋記後

子貢問於孔子曰有一言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問於聖人者多矣未有若子貢問是之切也夫子特告以恕且又爲疏其義若慮子貢有

未達然者以子貢之方從聖人如是之久於恕豈容真有未達者哉蓋子貢嘗自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抑之以爲非所及則其病固不在於行故聖人因其終身行之之問而復告之如此若曰是道也雖終身行之猶慮其未盡也而爾自謂已能之其果能之矣乎嗚呼賢如子貢於恕之道猶當勉焉如此況後之學者可不始卒一致佩服踐履以爲求仁之方乎宜行之以是名其讀書之室而朝夕自警省者也然恕之爲義聖人既已疏之矣所以告子貢之本意抑不

失其爲愛行之也行之其益勉之哉淳熙丙午六月日

程洵書

跋朱魯叔所藏曾鄒陸三公帖

梅云此篇文公嘗爲作跋

祐陵卽位之三年改元建中靖國悉收召元祐舊人布列中外將與之復慶歷嘉祐之治德甚美俄曾丞相當國復以紹述事啟上意凡元祐起廢之人浸不用時文黨禍遂牢不可解靖康之亂實基於此洵嘗讀其書而悲之今觀公所與朱公帖有云別紙丁寧豈惟益友忠告之誼亦出於憂國懇懇之誠哀拙於此豈能愬然但

再三則瀆終於無補豈朱公遺公書時猶以諫止其兄
事望之耶所謂憂國懇懇者誠仁人君子用心哉洵官
衡陽朱公會孫澆爲郡法曹掾數出文昭此帖及道鄉
鄒公侍郎陸公諸帖洵敬觀數公皆近世名卿而曾鄒
風節尤峻三復想見其人因書卷末年月日程洵書

周徽之詩集序

德興自汪公彥章以詩名天下其後趙公德麟徐公師
相繼以寓居里中其於詩蓋親傳元祐正宗者樂倡所
聞以詔後學於是張公彥實董公仲達數君子起而和

之而德興詩人之名隱然聞四方數十年來前輩凋喪
略盡而遺風餘澤猶有存者能賦之士時時特起若周
君徽之其一也君少俊敏紹興中子客董琦順之家始
識之順之蓋君女兒之夫也方是時君銳意舉子業欲
唾手取科第不暇爲他學旣而屢試不第自信窮達之
有命也於是用其所以爲科舉業者一意於詩遇得意
處語亦驚人其所與友里人董雲清應辰葉伯起升卿
亦同時以詩鳴者蓋應辰之詩或奇峭升卿之詩多溫
麗而君之詩清平豐融體雖不同俱可喜也三人者相

得歡甚居無何應辰調官中都客死君亦繼以疾不起
淳熙十五年子歸自湘中君之歿若干年矣其甥董銖
叔重以君詩一編見屬爲序且曰舅氏早歿學不究其
才懼猶有累句盍刪取其精者存之庶可傳也予謝不
敢然君詩之工者要爲可傳故卒爲刪而序之蓋君非
特工詩其行義固自有可書者君兄弟兩人友愛甚篤
其弟某所得先疇與君等久而家寢貧君不忍獨飽每
賜之及病革卻妻子召其弟來前索紙筆書已田若干
畝遺之初不以語妻子旣而其妻子聞之亦欣然從治

命若君者雖不遇於時而其道行於兄弟妻子之間者
如此則其所可書者豈特詩而已乎君詩古律台若干
而贈別少范甥長句爲集中第一故取以冠篇端少范
叔重舊字也年月日程洵書

婺源四十都義役關書序

淳熙十六年秋永嘉徐公自太常丞出守新安旣下車
日閱訟庭文書欲求民所利病罷行之而民之以役使
不均言者十常三四公慨然屬其上民而告之曰役之
不均固也然天下之事惟合於義則人自悅服而不爭

蓋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而爲之不公且平無有也公且平矣人猶以爲病亦無有也就使有之是亦妄人而已矣一妄人以私意敗公義衆將不容且官有刑以威之則亦何所施其檢健之毒吾聞二浙之民頃嘗行所謂義役者意蓋本此故言事之臣嘗以其事聞而朝廷亦知其便民也行下如章若等亦有意乎衆皆謹曰公之言及此千里之福也異時官此邦者固有以是勸民而民亦有爲之而享其利者矣然所行未能周乎諸邑所約未能盡乎人情而守之或不堅則姦民猾吏又得

從而敗壞之公誠能舉行舊章倡之於上而使其屬各率所部和之於下去其害而從其利民將悅而趨之必使無訟其在茲乎公曰然於是以其事下諸邑俾長民者與其佐盡力而婺源在諸邑爲最劇令陳侯丞曾侯簿潘侯尉樊侯率先奉行旣已成公志且以導斯民好義之心隆此方禮遜之俗其爲惠大矣某邑之下土有山田在縣之西四十都得以與其義主其約旣成因著賢守令與其寮所以切爲民之意於篤端而條其要東於後若夫視其從違而爲之勸懲則有已亥之詔旨在

十一月程洵序

許氏步雲樓記

涉韓溪而西道原田閒曲折凡四五里許乃有屋廬人家
家豐棟連接重屋特起於其閒者許君思忠之步雲樓也
始許氏居此鄉雖雄於財而其子弟未甚知學問故其
習俗鄙陋思忠兄弟出而思有以變之於是闢館舍延
師儒聚六經百氏之書於其閒使其子弟悉舍他日之
習而肄業焉子同里人也故知之爲詳思忠閒嘗與子
登斯樓而四顧則連山參差如環如瑋如幃如屏若

維若畫目之所及鄂然可以直堙鬱而導情曠而身之
所處超然如立乎雲空煙靄之上也子徘徊徙倚久而
不能去思忠曰願有記也子惟君子之爲室廬樓觀而
必命之名非特以志居處之安登臨之美而已固將有
所規焉今思忠之名斯樓不取諸其他願以步雲書其
扁豈非期其子弟以學問之成而致身乎雲霄之上且
將以大變其鄉之舊俗而自附於鄒魯之末光也耶是
則可嘉也已抑子猶願有言焉昔子張學干祿之術孔
子告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

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夫子張之所
欲求者祿也聖人乃以所當致謹於言行者告之是其
說也豈不大有逕庭耶然則古人之所以致其身者亦
必有道矣雖今之世之所以取士者不以行而以言
然而不可以不勉也思忠之爲人溫厚質直人有扣門
以緩急告者未嘗以在亡爲辭鄉之人多稱之其子瑀
昔嘗從子遊去之數年而思忠之視子猶瑀之從子時
也其於人終始有情義如此則其後必將有興者予以
是樂爲之書淳熙七年月日程洵記

衡州杜黃二先生祠堂記

衡州在湘中爲佳郡然近城無名山可登覽獨城南數
里有山曰花光坡陀曼延竹樹密茂中有浮屠精舍依
山臨壑蕭然絕俗淳熙甲辰歲洵始造官卽往遊焉寺
僧導予由寺後俛穿蒼翳陟山之巔倚筇東南望則雲
濤彩翠曠然與天相際而所謂耒陽縣者蓋可彷彿意
求於空濛杳靄之間也地有廢亭遺址僅存僧言是謂
思杜亭問所以得名則曰在時郡將有慕少陵杜公之
爲人者謂耒陽公墓在焉欲一至其所酌而弔之不可

得因卽此爲亭以致望思之意然亭頽圯久矣莫有嗣
爲之者因相與太息久之後二年臨江劉侯始來典州
事暇日復登焉慨然有意興起之且求諸圖記則又知
茲山昔掾章黃公南遷時所嘗遊也黃公以詩名天下
而句法悉本杜公其制行亦略相似方其亡恙時固已
神交千載使沒而有知安知其不以氣類相從於溟漠
閒於是捐緡錢俾寺主僧普涇卽亭舊址建堂奉杜公
祀而以黃公配焉旣又命洵記之洵曰湖嶺自古爲遷
臣逐客與夫懷材抱道而鬱不得施者羈遊之地衡陽

又其舟車往來之會自唐以來過焉而徘徊登覽於此
者不知其幾何人往往十九堙滅無聞而二公獨能使
後世追思慨慕如此夫豈特其詞章言語之妙有以起
之蓋其所立於世固有風節存焉是以若此巍巍而使
人不能忘也杜公遭時多故流落饑寒終身不偶而一
飯未嘗忘君黃公紬金置石室書不肯少屈董狐之筆卒
見擄權臣坐鉤黨死不悔二公風節不同事而同於忠
其俱爲人思慕不能忘有以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劉侯生數十

百歲之後而并慕二公於數十百歲之前其志節抑又
可見然堂未成而侯去郡卒成侯之志者涇也涇雖浮
屠氏而喜詩其能成侯之志也固宜侯名清之字子澄
云

董崇本字說

原本下闕一頁每
頁九行二十六字

然而此大學也若夫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有小學
如子夏之所論是也學不躐等吾欲叔重之子由小學
入大學務源其源以厚其本故命之曰浚而字以崇本
始叔重從子學一志不雜子愛之而懼己之得不足以

充其質也復導之見晦翁翁一見稱其敏而喜其勤所
以誘之甚至而期之甚遠逮子自湘中歸則其議論操
履已非昔日之隱几者而子學不加進行不加修既默
自愧念兩家從遊之好於茲四世慨然有感因叔重求
爲之說乃告以昔所聞於翁者而并記其所感所愧如
此因以自勵焉紹熙元年三月日新安程洵書

祭董順之文

維皇宋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十一月丙午朔十六日辛
酉修職郎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謹以清酌薄奠昭告

於亡親友迪功郎致仕董君順之之靈嗚呼順之能復
舉此卮乎能復聽此詞乎能復援聞見斟酌世故以析
萬里之是非乎能復應機立斷獨立不懼以處萬事之
危疑乎凡今之人苟相悅慕小臨利害掉臂莫顧君獨
不然人棄我取排難解紛尤篤舊故凡今之人爲我之
尚告以緩急一毫莫望君獨不然以義自將指廩捐金
尤篤宗黨人多謂君氣稟天平故其應物少和多英孰
知古人崇功廣業惟英乃成和或易折嗚呼君之所立
以國雖未足以家則有餘用能振祖考之基緒教子孫

以詩書始雖類秦漢豪傑之士而卒歸於鄒魯好禮之
儒也洵也與君定交餘四十年同堂合席之日幾居其
半而分襟解手之後書札亦無時而不傳蓋不特同講
夫道德仁義而亦其涉夫險阻艱難視古陳雷蓋庶幾
焉已西庚成兩過君門君雖手足疲曳已感夫未疾而
精神矍鑠無異乎常人僕謂是疾也雖難於脫然去體
而夫人也亦未致驟然而隕身孰知夫臨門之別乃遂
有死生之分嗚呼順之今安在乎如君之精明豪傑豈
遂隨死生流轉而泯泯乎蘇子有言人有不待主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故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如君者其已為神乎將復為人乎香火繽紛如在其上矢以鄙詞輸我悲愴嗚呼哀哉尚饗

代作上殿劄子一

臣聞聖人之修德莫大於至孝以事親而王者之事親莫急於先意而承志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臨御海內二十有八年夙夜憂勤終始如一恩雖足以惠利萬物不自以為厚也必欲天下給足如祖宗之時而後已威雖足以震疊四夷不自以為強也必欲中原恢復如版圖

之舊而後已然而功未及究一旦舉神器而授之聖子豈無意哉固料以其志之所欲成者望之也階下欲盡事親之孝則莫若先意而承志欲盡承志之道則莫若克儉而克勤蓋惟儉可以節國用國用之節民財之所以豐也惟勤可以修政事政事之修夷狄之所以攘也民財豐天下給足之效可致矣夷狄攘中原恢復之功可期矣古之聖王復性以制習苟少肆焉一事而費千金未為汰也而精庶事以計之則不勝其多矣愛日以求治苟少怠焉一日而廢一事未為弛也而積一歲以

計之則不勝其衆矣故十金之費萬金之漸也一事之廢萬事之由也竊道淳熙之治巍巍如此壽皇果何以致之曰勤與儉而已陛下受壽皇付託之重欲成壽皇未究之志復何以致之亦曰勤與儉而已壽皇以勤儉積累之於前如歲之春夏陛下以勤儉繼承之於後如歲之秋冬父作之子述之此堯之水土未平所以有待於舜而舜之有苗弗率所以有待於禹也惟陛下無以臣言爲迂闊陳腐留神省察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二

臣聞求言而不能聽與不求同聽言而不能用與不聽同昔者舜受堯禪卽位之初自齊七政祀羣神之外容有當舉行者而日觀工嶽羣牧在所先焉猶以爲未也又巡行方岳使四方莫不敷奏其所欲言者汲汲如此豈以應故事而已哉蓋人君卽位天下延頸跂踵以觀聖化之時也如非求言則政事得失何自而聞生民休戚何自而知得失之不聞休戚之不知聖化何由而日新乎是故聞其言則明試之以驗其功有其功則顯庸之以旌其直舜之勤如此舜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伏惟

陸下將聖之資得乎天縱剛健之威茂於日新而不自
滿假臨御之始卽下詔許人實封言事此舜之用心也
一時臣庶所上封章豈無可采之言可行之事然未聞
有所采而行之者豈陛下勞於求之而未能逸於用之
歟臣聞神宗皇帝卽位之五月卽命張方平等詳定羣
臣 事之 之言及泛論治體者卽第

略編寫成冊

奏御有 陳時務利害可行者卽 奏付之二府施行
神宗所以致熙豐之盛者其端豈不在此此陛下家法

也惟聖明舉而行之勿謂燭火之微無益大明之照天
下幸甚取進止

三

臣聞熙寧中始行免役法以救差役之弊故田里閒有
耆長戶長壯丁以供煙火催科追胥之役皆用民所輸
錢募人爲之而百姓庶人無與焉至所謂正副者蓋保
甲法也是時民皆得以安其業樂其生亦如民兵之分
雖非古制而實良法也及紹興閒軍旅數起調度不足
始以其錢隸總制上供而所謂三色人者無以雇之則

州縣不得已勒保正副代耆長壯丁之役與戶長皆以
資產高下定差而役法寔以大壞流弊既久於是民始
自相約爲義役朝廷知其便也從而申之俾自爲要約
而不拘之以法比年以來江浙之間推行寔廣然官無
定法而民以意行則姦人猾胥得以撓之而其約易解
臣愚以爲朝廷宜略爲之制以提其綱而其委曲條目
則付之民使得以其俗之所便自議之如是則庶乎其
可久而不至於弊也蓋今義役之約雖所至不一而其
大要有二有分歲月而人自爲之者有裒其費而衆募

人爲之者於裒費之中又有二焉或使之出田或使之
出粟臣嘗卽是數者觀之莫如出田之可以久也朝廷
誠欲略爲之制當使鄉計其田除官田賜田官戶限田
小爲數若干又計一歲募人之費爲數若干使凡百有
田在是鄉者隨其田之多寡而爲所出之多寡要以充
足其費而止其人戶資產時有所增損則歲終較其升
降而所出之田亦爲之增損異時民有田跨數鄉而役
止於一鄉則鄉有寬狹之不同而役有勞佚之不均今
亦使視田之所在各隨其多寡而出田則一鄉之田自

足供一鄉之役而何不均之患哉其略如是如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更加審議而制詔頒焉使百姓稍有所遵守而不敢以私意敗公議則安業樂生之俗庶幾漸復熙豐之舊取進止

四

臣聞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要之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則斯民可以免流徙之憂縣官亦無甚給貸之費昔熙寧中兩浙旱荒一時監司守臣如沈起輩不能先事爲備及饑謹作事聞朝廷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

濟之以億石而無救於饑是歲兩浙之民死者五十餘萬人及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而軾能先期奏乞寬減上供糶賣常平於縣官無一毫之損而一路帖然無一人以饑死者由此觀之豈不在於備之有素而行之得人哉臣訪聞今歲江淮諸郡旱傷去處甚多監司守臣正當先時豫備以待來歲饑民之求恭惟陛下憂勤惻怛不愧祖宗有能盡心民事如軾之爲者何請而不從何求而不獲特恐監司守臣拘文法避讒詢徒毛舉細故如勸誘富民召募

工役等事聊以塞責而無補於救荒之實使上之澤不下流此則甚可惜也臣於比年招集流亡墾闢曠土方漸有倫若遭此荒歉賑救無方必又逃散臣愚欲望陛下亟下明詔戒飭災傷路分監司守令能盡心荒政有能先事豫備如蘇軾之爲者許優加褒賞如或措置乖方蹈沈起之失者亦重賜黜責如此庶幾江淮億萬生靈可以免溝壑之憂取進止

五

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當其窮也必有以變而通之然後可以至於悠久而無弊人之所親愛孰有甚於其祖父與其子孫者然聖王制禮推而上之至於高祖推而下之至於元孫則不復爲之服此豈薄於所厚者哉亦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國家於歸明歸正之人加恩甚厚方其始也激勸忠義理固當然歲月既久不爲變通則優游坐食者日肥辛苦力耕者日瘠瘠有用以肥無用非計之得也今上至朝廷下至閭巷皆知其濫而重於改作者持恐驟失其心爾臣聞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爲今之計莫若量與之田視

其稍廩之多寡而三分之其始一歲給田三分之一又一歲給田三分之二又一歲則盡以其田給之其有官者亦悉使釐正務守資考與吾民等如此則變之不至於驟而待之不失爲恩亦寬民力之一端也且天下之事固有其初爲之若少拂人心而人不敢非且怨者私欲不能勝公義也祖宗時宗室之衆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幼而養之長而爵之冠婚喪祭悉仰於上恩至渥也及神宗自位盡變其制而天下莫敢非宗室莫敢怨者亦以事之必至而恩之必窮也宗室猶爾而況歸正歸明之人乎今州郡所以困匱日甚者弊多由此失今不治後且弗支如臣言可采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取進止

代參堂劄子一

其聞天地以生爲德而聖人以仁守位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故聖王體之至誠盡心以贊化育而輔相體之燮理寅亮以弼一人某日者待罪巖邑民事之暇竊嘗深思熟慮求所以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萬一者而有所聞焉請試誦之夫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爲萬

物之一而經獨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有大倫焉人之
大倫有五而莫先於父子父子之閒所以盡其倫者以
有恩存焉今也無知之民迫於饑寒或生子而不舉豈
不大傷天地生物之心而甚害聖王仁民之政哉某嘗
試察之彼其秉彝之性初未嘗忘也特有所困苦於其
中則雖繩之以法令曉之以義理懼之以異端報應之
說而不暇恤也某聞蘇文忠公在口州時每因盤量勸
誘米得出剩則別儲以收養棄兒近歲王詹事在湖趙
侍郎在閩皆嘗行給米舉子之政此特一郡守猶能爲

之况朝廷耶某以爲今天下義倉之積所在以千萬計
有司畏法謹令往往坐視其陳腐不敢輒發以予民且
此本百姓寄畱之物也而閔藏靳惜不以爲百姓之用
則所謂什一之輸是橫斂也上無補於縣官下無補於
百姓而徒橫斂以爲貪吏支移折變之資豈不甚可惜
哉竊以爲可於其中歲收三之一以行給米舉子之政
此亦上裨吾君吾相仁政之一也如蒙采擇乞行敷奏
仍下湖福二州取會所立規例參詳立法施行昔王濬
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多不舉濬嚴其科寬其徭役所

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
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其惟宋興餘二百年累聖相師
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故德在人汪洋流衍無有窮
已今誠益加厚焉民之愛戴其上豈特巴人之父母而
已哉惟鈞慈惻然加惠天下幸甚

內帖王詹事守湖每民舉一子給米十石爲三歲
贍養之資起侍郎帥閩令鄉社各推擇素有行義
之人爲鄉官每名民家有娠及五月者許同鄰保
先申鄉官鄉官躬親或遣人驗實著籍告示鄰保

度滿十月則給米

大略如此或

州所給過厚恐難以繼今若蒙准乞以福州之制
參詳立法伏乞鈞照

二

某聞古之聖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故雖平安無
事之時而所以爲緩急有事之備者不可不豫慮也文
王之治純用德教以化其民宜若內外賓服無可虞者
然其命師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至形於歌詠以慰勞之
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皇起居玁狁之故然則聖如

文王治如文王猶不敢於無事之時自恃以爲安而況後世乎國家自乾道再與虜和又二十餘年矣兵革不試民物歲滋實甚盛德然比年以來郡邑武衛之備不修邊徼守禦之具不飭將帥任而擇不精士卒養而訓不至是豈可不爲之慮乎鷓鴣雖不鳴要不可謂之鷲豺虎雖不噬要不可待以犬馬故某以爲今日之當最留意者軍政也昔孔子適衛因其民之既富之教之之說某竊謂軍政亦然但其所以者與民異耳且今天下之兵號數百萬不一

縣官歲費中人十家之賦僅能養一兵不可謂不教閱有時坐作進退有法巡屬按試又有其官不教也然某猶以爲言者有富之之法而無富之有教之之名而無教之之實也縣官養兵厚矣而爲將帥者類無憂國愛士之心自其到軍卽務哀刻經營賈販凡所以上奉權貴而求陞擢下飾子女快已私者皆於此乎取之故官之所廩雖厚而兵之所得實薄或不能自給則去習他技日遊市井貿易錐刀以爲衣食之資而爲之長者既取之不以道中愧外畏

亦莫能誰何尚安敢以課試之法嚴飭之哉不惟不敢亦且不暇此所以雖曰富之而兵常貧雖曰教之而兵常惰也軍政之壞孰甚於此且國家無事之時竭民力以養此曹將以備有事之用今也無事之時困之如此彼既皆有愁苦無聊之心而懷悍然不服之意一旦有急肯輸肝腦以衛其上乎某有以知其不可恃也今欲救其弊莫若重將帥之官精擇而久任之精擇則得憂國愛士之人不爲前日剝刻之政而兵可富久任則將帥者不爲歲月苟且之計而兵可教矣至於擇之

術則在吾相之知人與否不於素握兵柄也若司馬穰苴豈素握兵柄者耶不在於素歷顯貴也若淮陰侯豈素歷顯貴者耶不必委親昵諸葛武侯非親昵也不必重勇悍杜元凱非勇悍也惟其才而已矣夫治兵者將之責而御兵者相之任今軍政頽弊如此作新人振起士氣以固吾圉以服遠人非丞相吾誰望焉不然祖父作而采薇廢某恐後將有不可支之憂區區之心惟鈞慈營之

代劉寺簿上政府書

某誤蒙采擇乘障蒸湘之間自惟疎拙不閑吏事常恐曠敗以貽善類羞而傷朝廷知人之明日夜刻厲思所以自竭而未敢有以建明者以為事有先後苟區區於其末而昧夫大體是養一指而失肩薦之論也是以到官之初首訪士夫之廉靜可以表民者而於縉紳間得一人焉曰王鎮鎮之為人安恬不撓有賢士大夫之風於草萊間得一人焉曰劉德德之為人澹泊自守有古君子之操此兩人者皆郡人所望而敬者也某以為倘旌異焉足以廉頑而敦薄於是抗章言諸朝自謂庶幾

守土者之誼無幾何而朝命下鎮自奉祠而為常平使者德老自布衣授初品官食嶽祠之祿遠方之人莫不驚焉以為小壘守臣以何道而遽能信於上如此夫豈知此皆明公仁明博大開陳之力歟夫兩人之得官未為過也而某之疏朝入暮報是則過望幸甚然則明公之所以知兩人者乃所以知某也厚德未報今將復有所告惟寬明亮焉著令守臣到任半年當以裕民五事聞諸朝某無狀到任已半年矣竊不自揆輒條其說以獻其一欲下轉運之臣商度本州用科敷所謂麴引錢

者漸行蠲減以寬民力其二欲下禮部商度修炎帝陵側祠宇以示朝廷尊德重本崇禮興教之意其三以所官常寧縣地接徭洞徵選用京朝官爲縣令以鎮邊夷獠而銷患於未萌其四欲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之臣公共商度陶瓦之費以代軍營民舍之用竹爲瓦者使其寢食得安且以免焚燬之患其五州城不治欲下安撫之臣商度條具分作數年修築使緩急之際民有所恃凡此五者皆某所治州之急務舉而行之其裨益於敷化而惠利於百姓者甚大顧恐常情或指其閒

陶瓦修城等以功費大而難成夫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惟其不急近功而懷遠圖昔陳襄守錢塘修六井使民足於飲其言曰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蘇文忠公記其言以爲是及文忠來守又奏治西湖取其葑草築堤以便往來今陶瓦以便民修城以衛民其利害較之浚湖築堤輕重亦可觀矣何憚而不爲難成之議夫何足恤伏惟明公以天下爲心視天下有饑者如己饑之寒者如己寒之則湖湘雖遠其民有未獲安居而樂業者可不念乎某用是敢重以告倘鈞慈少加聽焉

造膝之際力贊一言使亟行下實某與公之幸而其仰戴又非止於前之舉士也干冒鈞嚴不勝戰越

上周丞相書

月日具位某謹齋沐再拜獻書判府安撫觀文少保丞相國公鈞座洵新安書生也少時不自料妄有意於祿仕因業進士求之授經之暇則取所謂時文者嘯嘯誦習而學焉然非其好也聞獨取眉山蘇氏河南程氏之書讀之則心開目明聳然增敬恍然若與數先生者對於卷中而親聞警欬也久之今祕閣修撰朱公自七閩

還一見以爲可教因勉使成就朱公於洵爲外兄其見愛甚篤而所以啟迪之者亦甚力然洵天分自卑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終不足以進於聖賢之域而所謂進士業者又益荒唐自志士言之棄去不復爲而一意學問可也而洵忍窮不固又不能然蓋行年五十而後以累舉得一官主衡之衡陽簿抗塵走俗人莫知者會故奉常屬劉侯自常州移守衡洵以縣吏見劉侯見其容貌枯槁無所象似命坐問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耶抑倩人也洵對曰自爲之也劉侯頷之他日又召與語乃

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以寫其樂不以屬吏遇也洵何足以辱侯之知如此無乃亦以朱公故耶居二年侯得請奉祠去洵亦解官北歸聲問遂不相接洵詣流內銓閱缺牘適此州錄事乏人卽自占署意將復從侯於此也又明年乃聞侯以疾不起洵棲遲田閒亦五易寒暑而後造官嗟侯之不復見爲之戚然以悲移日而不能止屬者側聞明

公被命移鎮上章力辭將弭節里中待報則又躍然以喜夫以天子之宰位貌尊重號禮絕百僚而參軍古所謂居百僚底者貴賤懸絕如此蹤跡何由輒聞於鈞聽而洵心獨喜者非特一世宗工三朝元老得以瞻望儀刑懌平生敬慕之心抑聞朱劉二君子皆明公異時屈輩行與之交者斯文之統盟善類之宗主於是乎在而洵也乃以薄宦故獲從門下士得竊聞議論風旨之一二豈不甚幸也哉豈非甚可喜也哉今其來也非事造請抑其志固有所在也洵早好爲文而才氣卑弱不能

自拔於流俗無足爲明公言者顧宿昔之心掃除未盡
輒復繕寫一通以獻伏惟明公功業之盛旣追蹤韓富
而文章之妙亦儷美歐蘇燕居之暇試一觀焉就使無
取亦足以見其窮不易業老能猶學也于冒鈞巖以愧
以懼

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卷之二

